

秋染石象路

□南京 阳光水岸

金陵深秋，满城风物皆含秋韵，而最让人岁岁惦念、年年奔赴的，便是钟山深处的石象路。这条被誉为南京“最美六百米”的古道，沉淀六百年风雨沧桑，藏尽金陵晚秋的极致风华。在古都生活已有十余年，每至深秋，必来此地踏秋寻景。世人常奔赴远方寻觅诗与画意，于我而言，最美的诗画从不在天涯陌路，就近在眼前，在这条秋意浓烈的古道之上。

石象路全长六百多米，平整古朴的青石路面蜿蜒向前。道路两侧，石狮、獬豸、骆驼、大象、麒麟、骏马，六组瑞兽两两对峙，次第排布。六百余年风霜侵蚀，日月往复淬炼，石刻原本锋利的棱角渐渐磨去，石身布满深浅斑驳的岁月痕迹。这些静默伫立的瑞兽，阅尽朝代更迭，走过人间寒暑，便将悠悠岁月，悄悄沉淀在这条幽深绵长的古道之中。

平日的石象路，清幽静谧，古意盎然。待到深秋降临，整片山林便焕发出别样光彩。若遇上一个晴朗的正午，便是这里秋色最好的时候。澄澈万里的蓝天，好似一块纯净无垠的巨幅画布，铺作天地的底色，浮云几缕，自在荡漾。透亮的阳光倾泻而下，穿过层层叠叠的枝叶，洒满整条古道。路旁乌桕、红枫、杨枫、榉树错落相依，慢慢晕染出一层层深浅不一的秋色。乌桕缀着热烈的橙红，一簇一簇，恍若星火散落林间；红枫铺展嫣红的叶片，温润而繁茂；枫杨与榉树漾开通透的金黄与柔和的赭黄，又间杂着常青林木深沉的苍碧。各种色彩彼此交融叠落，宛如油画大师一层层敷上的颜料，浓烈饱满，满目绚烂。

曾经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，亲眼见过梵高那幅举世闻名的《秋日林荫

道》。此刻伫立古道之上，放眼周遭这般浓丽斑斓的色彩，心中不由得暗自感慨：眼前石象路的秋光，较之那幅传世名作，非但毫不逊色，竟还稍胜一筹。

苏轼诗云：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站在古道中央放眼远望，方才懂得，诗中描摹的晚秋盛景，并非纸上虚言，正是此刻石象路的真实光景。蓝天衬着层叠林海，暖阳拂过万千秋枝，每一片秋叶都通透鲜亮，处处漾着秋的光彩。

凝望眼前满目斑斓的秋景，心底不由生出一段悠远的遐思。朗朗晴空一碧如洗，悠悠白云轻缀天际，正午暖阳遍洒山林，将整条古径浸染得绚丽灵动、诗意盎然。试想，若此刻，素有“世界钢琴教父”美誉的意大利钢琴大师乔瓦尼·马拉蒂端坐于此，一架硕大钢琴静立林间，指尖轻触琴键，弹奏起那曲《Late Autumn（晚秋）》，悠扬旋律缓缓流淌，该是何等浑然天成，圆满极致。乔瓦尼的音乐独树一帜，融古典浪漫的典雅底蕴于现代轻音乐的温润灵动，旋律澄澈治愈、自带画意，与眼前古径、斑斓秋光、悠然晚风默然契合。声色入景，景融琴声，古韵秋光与西式雅乐默然相逢，动静相宜，意境绝美。

暖融融的秋阳自枝丫间漏下，细碎的金辉，落下饱经风霜的石兽肩头，也落在温润斑驳的青石板上。清风掠过林间，枝叶轻轻震颤，红黄的秋叶挣脱枝头，悠悠盘旋，簌簌飘坠，静静散落在古道两侧。古老石刻默然静守，眼前山林秋色如火如荼，沧桑古韵与烂漫秋光相融，移步之间，自有万千景致。

每到赏秋时节，短短六百米的古道上，总是游人如织。四面八方的访客慕名来到钟山，共赴这一场秋日的邀约。古朴的青石古道，俨然化作一方露天的长廊。往来

游人衣衫缤纷，各有风姿：有的一身利落新潮的时装，洒脱灵动；有的披着明艳的民族衣衫，风情自生；更有不少佳人，身着温婉的旗袍缓缓漫步。其间，有人撑开缤纷的彩色洋伞，粉、浅蓝、米白各色伞面，轻盈绽放在秋光之下。伞影摇曳，衣袂轻移，人影、伞影、树影彼此交织，缓缓游走于青石板间，光景分外动人。

至此方才读懂，“秋染石象路”原有两层深意。所谓秋染，一来霜风漫过山林，把草木晕染得五彩斑斓；二来南来北往的游人，以万千风姿与缤纷衣色，一同装点这条古道。山林的天然秀色，配上人间百态风华，两相映照。古老的石象路，既有千百年沉淀下来的厚重，又充盈着鲜活热闹的人间烟火。

这条短短的六百米石道，仿佛一条贯通古今的时光隧道。一头连着悠远的过往，封存六百载悠悠岁月；一头向着鲜活的当下，也朝向辽远的未来，岁岁接纳八方游人，收纳每一季如约而至的秋光。石兽无言，静静守望这片山林。秋叶年年染上枝头，游人岁岁踏秋而来，时光就在这般往复之中，缓缓流转。

山河有序，秋光安然。看着古道上步履从容、笑语悠然的八方来客，心底便生出一份深沉的感念。这股风和日丽，秋色安和的岁月静好，于我们而言，只是一场寻常的秋日游历；可对于那些身处动荡、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，如果得以亲见眼前这番唯美祥和的光景，心中该会生出几多艳羡。

原来最美的秋染，不仅染遍层林古径，更染出山河无恙、人间安宁。世间万般风景，皆不及盛世无扰、岁月平和。金陵晚秋的一草一光、一人一景，都是和平最真切的注脚，亦是岁月赠予这片山林最绵长的诗意。

吃鸭蛋

□南京 张永祯

少年时代的记忆，总浸着麦收时节铺天盖地的金黄。我读初中那会儿，每到麦子成熟，学校都会放一周“忙假”，我们一群半大少年便奔赴乡间，帮农户抢收麦子。田野之间千顷麦浪翻涌，风过处，金穗簌簌作响，满眼都是丰收的热烈气息。站在一望无际的麦田边，心底自然而然浮起那句“喜看稻菽千重浪，遍地英雄下夕烟”，眼前景致恰好和诗中意境遥遥相合。

我们分成几个小组，各自认领一片麦田，少年人骨子里不肯服输，谁也不愿落在人后。头几天，大家都铆足力气弯腰挥镰，麦芒刺着手臂，汗水浸透衣衫，却依旧干劲十足。到了第四天，我一心想加快收割进度，手中镰刀一滑，锋利的刀刃直直划在了腿上。老师慌忙护送我赶往卫生院，缝了伤口，又打了破伤风针，再三劝我回家静养。可那时候我心里揣着一股“轻伤不下火线”的执拗，执意要留在麦田。拗不过我的老师，只好第五天暂居农户家中休养，后续再看身体情况调整安排。

我们一众学生寄宿在农家小院，床板上铺着厚厚的稻草，再垫上草席，便是简易的卧榻。女生住里屋，男生挤在外间，一个挨着一个沉沉睡去。农家土灶烧柴做饭，新收的稻米下锅，掀开锅盖的瞬间，满屋都是温润清甜的米香。

休养那天，农家大娘特意给我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挂面。我正低头吃面，大娘悄无声息走到我身旁，塞过来一枚温热的鸭蛋。在那个物资尚不丰裕的年月，能吃上鸭蛋实在是意料之外的馈赠，而我们当年很少吃鸭蛋还有另一层缘故：我们当地人把考零分叫作“吃鸭蛋”，便附会出吃鸭蛋意味着考试得零分的说法，因此多数家长都不许孩子碰鸭蛋。因为许久没吃过鸭蛋，我捧着那枚鸭蛋

端详了好半天，还凑到窗前对着天光查看，寻找蛋壳那头薄弱的气室。我把蛋壳在桌沿轻轻叩出一道裂纹，小心撬开小口，莹润的蛋白先露了出来。我先尝了一口，再一点点向内挖，金灿灿的蛋黄缓缓显露出来，还没挖到完整的蛋黄，琥珀般透亮的油就汩汩涌了出来，流光溢滟，诱人至极。我先把蛋黄吃掉，再细细地把蛋白掏干净，连蛋壳内壁残留的油星都不肯放过。这一幕被许多同学看在眼里，一道道羡慕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也落在那枚空空的蛋壳上，而这份细碎的光景，也恰好被路过这里的大娘尽收眼底。

次日，我不愿继续闲居休养，拖着尚未痊愈的腿重回麦田。腿上伤口隐隐作痛，割麦速度远不及旁人，可我依旧弯着腰，一把一把收割金黄的麦穗。早前就听闻午后会落大雨，眼看天色渐暗，老师当即下令抓紧抢收，农户们便把午饭直接送到了田间地头。我本以为还是寻常粗茶淡饭，谁知大娘掀开竹篮的那一刻，满满一篮鸭蛋静静躺在里面，在场的少年人人有份。后来我们才知晓，这些鸭蛋是大娘跟邻里借来的。许是腌制时日太久，鸭蛋入口咸得齁人，浓重的咸意漫过舌尖，可大家望着田里一排排整齐的麦堆，吃得有滋有味，都从这份浓烈的咸涩里，品出了心底真切的甜。

岁月匆匆流转，往后岁岁年年，每当我望见漫野翻涌的金黄麦浪，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枚油光灿灿的鸭蛋黄。原来人世间最动人的善意，从来都不是什么贵重的珍馐，而是物资匮乏的年代里，普通人愿意把自己珍视的东西，慷慨分给一群陌生少年的温柔。当年那些劳作的苦累早已随时光消散，可麦地里那一份咸香与暖意，如同麦田之上永不褪色的阳光，在记忆深处，久久生辉。

青石街1705号

NEW SUPPLEMENT
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烟火人间，百姓情长，言之有物，皆是文章。

案头的四季

□江西南昌 陈松

不必奔赴山野，寻常案头方寸，就藏着完整的四季流转。

春日的案头，最是轻盈鲜活。窗边的风慢慢褪去寒凉，多了几分温润的软。偶尔随手拾来几枝新生的绿植，清水浅养，置于案头。嫩绿色的新叶缓缓舒展，纤细的枝叶透着勃勃生机。忙碌疲惫时抬眼望去，一抹浅绿映入眼帘，心境也跟着松弛下来。

入夏之后，案头便多了几分慵懒的烟火气。白昼慢慢拉长，窗外枝叶繁茂，绿荫沉沉，透过窗棂洒下斑驳光影。午后常有微风穿窗而过，拂动桌角的纸页，轻轻簌簌。盛夏燥热的时节，静坐案前，翻书、沉思、落笔，外界的喧嚣热浪仿佛都被隔绝在外。一方书桌，便是夏日里最安稳的清涼角落。

秋日的案头，自带沉静厚重的质感。风渐渐干爽通透，天光变得清亮柔和。偶尔有干枯的落叶随风落在窗台，安静又温柔。案头的物件也跟着沉淀下来，少了春夏的鲜活热闹，多了几分安稳笃定。静坐伏案，心绪也跟着秋日的节奏慢慢放缓，褪去浮躁，归于平和，适合慢慢沉淀日常。

冬日来临，案头只剩安稳静谧。天光变短，清晨常有微凉薄雾，窗玻璃凝着淡淡的寒气。室内安静温暖，一方书桌，承载着日常的忙碌与独处的安然。冬日万物蛰伏，不必急于奔赴，只需沉下心，踏实做好眼前事，在平淡的时光里，慢慢积蓄前行的力量。

一方小案头，藏着四时风物，装着人间清宁。日子往复，四季轮转，在案头的朝暮里沉淀自己、温柔时光，平凡的日常，亦是岁岁安好的人间景致。

被隐去的重阳

□甘肃天水 天水叶子

读《红楼梦》，最见功力的笔力，往往不在铺陈满纸的繁华，而在那些轻轻掠过、欲说还休的留白。

细翻全书，元宵夜宴写得浓墨重彩，元妃省亲更是层层铺排，连日常假期都有细致描写；中秋月色也再三着墨，从第七十五回贾府祠堂那一声叹息，到凹晶馆联诗留下“冷月葬花魂”的凄清，月圆人缺，一次比一次萧瑟。唯独重阳，这个本该登高望远、阖家团聚的传统佳节，曹雪芹从头到尾，都没有正面写过九月初九当天的情形。

重阳真的缺席了吗？并没有。

第三十八回，大观园秋意正浓。史湘云做东，宝钗帮衬，摆下螃蟹宴。一筐筐蒸蟹端上来，“螯封嫩玉双双满，壳凸红脂块块香”。姑娘们持螯赏桂，结社题诗，黛玉的“孤标傲世偕谁隐，一样花开为底迟”夺了魁首。剥蟹、饮酒、评诗、笑闹，满纸都是秋日风雅的烟火气。再有，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，贾母带她逛的正是秋日的园子，赏菊、品茶、说古，笑语不绝。

蟹肥了，菊开了，登高赏秋的意趣都有了，甚至菊花诗社的盛景比许多节日还热闹。可偏偏，没有一句话点破“今日重阳”，没有一个章节定格九月九的仪式感。曹雪芹把完整的节日从岁月刻度里轻轻抹去了，只留下弥散在秋日常里的节俗余韵。

他为何要这么做？

古来诗文，重阳从来不是清冷的节日。王维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，思亲之情穿透千载；李清照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”，醉的是秋光，念的是故人。登高、赏菊、宴饮、团圆，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节令期许，是秋日里最安稳的人间念想。

可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写“盛极而衰”的书。贾府的繁华，表面烈火烹油，内里早已千疮百孔。那些朝夕相伴、欢聚嬉闹，从一开始就暗藏着倒计时的钟摆。曹雪芹太清楚世事无常，他若正面落笔重阳，便是坦然定格一场团圆；一旦佳节落地，圆满成型，后续的抄家、离散、人亡家破，就会显得格外刺眼。盛大的团圆之后，必是极致的离散；浓烈的圆满过后，必是刺骨的落空。

于是他刻意留白，让大观园的重阳永远停在“将近”的时刻。

菊正开，蟹正肥，诗社的热闹还未散场，姐妹们的笑语还挂在檐角。没有节日的仪式感，也就没有圆满的定格，更不会有圆满之后的骤然凋零。这种“不写之写”，是最温柔的悲悯，也是最高级的叙事。

八大山人作画，常留大片空白，不添一墨，却让风骨自现。曹雪芹写节令，亦是此理。不言重阳，而重阳之意遍布秋园；不写圆满，而圆满之暖萦绕字里行间。所有未说出口的笔墨，所有刻意隐去的刻度，都是藏在深处的爱惜。

曹雪芹隐去一个重阳，不是疏漏，是成全。他把最凉的结局藏在书外，把最暖的人间留在书中。让我们知晓，世间最好的团圆，从来不是定格的佳节，而是岁岁秋安，人人相守，万事未尽，万事可期。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：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，进入文化+频道

青石街专区，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
